

# 加强政治控制抑或重启改革？

——2018 年总统大选之后的俄罗斯政治发展

张昊琦

**【内容提要】** 2018 年俄罗斯的总统大选并无悬念，普京将再一次出任总统。在 17 年的执政长周期中，普京结合民主制度和威权主义的一些主要元素，构建了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政治体制。不论被称为“普京主义”，还是“可控民主”，或者是“混合体制”，它都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自洽的稳定结构。虽然这个结构具有一定程度的弹性，但是在政治控制愈趋严厉的情况下，政治停滞也愈趋严重。与此同时，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之后，俄罗斯社会一方面存在普遍的政治冷漠现象，另一方面开始出现强烈的求变心理，这将对 2018 年总统大选之后俄罗斯的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 俄罗斯 总统大选 “混合体制” 政治冷漠 政治发展

**【作者简介】** 张昊琦，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 导 言

2018 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不存在任何不确定性。自从普京在 2017 年 12 月 6 日宣布参选后，不论是置身其中的俄罗斯人还是外部世界的旁观者，对大选的结果都不会发生疑问：普京将毫无悬念地开始他的新一个任期。按照俄罗斯宪法的规定，这也是普京的最后一个任期。因此，值得关注的既不是大选的过程，也不是大选的结果，而是已经连续执政 17 年的普京，在新的任期中会不会有所“变化”，对其所构建的政治体制是否进行改革，如果有所改革的话，将是怎样的改革。同时，更引人关注的是，在普京的这个任期结束后，作为其“接班人”的新总统将从何产生，如何产生，他会怎样引领俄罗斯走向未来。对于上述问题，俄罗斯国内的专家们意见不同，而且各有所据。在 2018 年 1 月中旬召开的盖达

尔论坛中，一些学者悲观地预测，不要指望 2018 年会出现大规模的变革，如果有所变革的话，那多半是通过新的宪法或者制定新的规则，允许现在的国家首脑尽可能地保持其执政权力，而国家仍将在坚守孤立主义、加强“选举清洗”和压制媒体的旧有框架下发展。一些学者附和说，为了使普京不致成为“跛鸭”总统，当局需要启动新的进程——“将权力从总统普京移交到领袖普京身上”<sup>①</sup>。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学者则乐观地认为，普京无意改变政治规则。2007 年他本可以应大部分精英的要求，像中亚地区的领导人一样修宪徇私，但他并没有这样做，现在更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了；何况普京也满怀热情地赞成变革，赞同积极的发展，俄罗斯政治精英所谈论的改革将不会停留在口头上<sup>②</sup>。

上述两种关于“变化”的截然相反的看法，预设了 2018 年总统大选后俄罗斯政治发展中两种比较极端的场景。更为可能的是，按照卢基扬诺夫的看法，大选前不要期待出现重大的变化，“普京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宿命论者，他不相信战略，实际上他没有任何具体想法”<sup>③</sup>。当然，以俄罗斯的历史惯性，以及普京出其不意的政治策略和手段，不排除其他富有戏剧性场景的出现。但是历史性地来看，经历了普京长期执政的俄罗斯可能已进入了一个选择的年代。普京的执政时长将达到四分之一世纪，人们甚至将他的时代与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代”相提并论，同时也将其与苏联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斯大林时期比附。俄罗斯历史中的“循环论”（цикл）思维以及政治进程中新节点的出现，使得某些学者大胆地断言，“普京将赢得大选，但这是普京时代终结的开始”<sup>④</sup>。

虽然未来难以预测，但是人们还是热衷于构想各种可能的场景，并且通过因果之链充实自己的判断。本文希望通过对有关当前俄罗斯政治体制观点的某些梳理和分析，以及对民众政治心理的某些变化的探讨，展示俄罗斯政治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问题，以期对俄罗斯未来政治体制中的“变”与“不变”增进一些理解。

---

① Елена Мухаметшина, Россию ждут изоляционизм, усиление репрессий и продление " эпохи Путина": Политологи на Гайдаровском форуме поделились прогнозами на ближайшее будущее. <https://m.vedomosti.ru/politics/articles/2018/01/18/748299-rossiyu-izolyatsionizm>

② Там же.

③ Мария Георгиева, " Путин устал от России и смотрит в другую сторону" . <http://inosmi.ru/politic/20180119/241230213.html>

④ Там же.

## 一 “普京主义” “可控民主” 与 “混合体制”

对“普京体制”的探讨与争论，从普京执政之初直到现在，都没有停止过。2000年，普京代行总统职务刚满一个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就给他帖上了一个以其名字命名的标签——“普京主义”<sup>①</sup>。这是一个带有贬斥色彩的前瞻式的政论性判断，同时又是一个可以将普京后来的理念和政策也纳入其中的开放式的概念。因此，这一术语在广泛传播的同时，其内涵和外延也不断扩大。但是“普京主义”这个词并非美国学者的发明，在《纽约时报》文章刊登前的半个多月，俄国政治学家安德烈·皮翁特科夫斯基就发表了一篇题为《作为俄罗斯强盗资本主义最高和最后阶段的普京主义》的文章，其观点相对来说更有历史纵深感。他认为，普京只是一个偶然的人物，即使没有普京（Путин），俄罗斯也会出现一个奉行同样政策的普普京（Пупкин）；重要的是“普京主义”，即权力用于自我生产的一整套工具<sup>②</sup>。

“普京主义”很快被俄罗斯学界和舆论界接受，将其作为描述和评价普京体制的一个术语，例如亲克里姆林宫的维·尼克诺夫将“普京主义”视为普京执政时期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sup>③</sup>。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自由主义者用来批判，保守主义者则用来肯定，因此其褒贬色彩因人因文因语境而定。不过相对于修辞而言，它的真实内涵更为重要。国内有学者将这个概念与传统的“全能主义”（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进行比较，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形态”，其特征“包括高度集权的总统制及领袖崇拜、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主权民主意识形态的交织与融合”<sup>④</sup>。这种比较是有意义的，既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普京体制”的先天弱点以及在国家治理和发展中的二元分裂，又可以使我们理解这种体制的弹性以及它寻找合法性的依据和途径，但是这个概念的边界仍然没有确定。

相对于“普京主义”这个内涵较为宽泛模糊的概念来说，“可控民主”这个

<sup>①</sup> William Safire, "Putinism Loom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1, 2000. <http://www.nytimes.com/2000/01/31/opinion/essay-putinism-looms.html>

<sup>②</sup> Андрей Пионтковский, Путинизм как высшая и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ая стадия бандитского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11 января 2000 года. [http://www.yabloko.ru/Publ/Book/Fire/fire\\_002.html](http://www.yabloko.ru/Publ/Book/Fire/fire_002.html)

<sup>③</sup> Никонов В. Путинизм //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Курс лекций / Под ред. В. Никонова. М., 2003.

<sup>④</sup> 杨成：《“普京主义”的社会基础与2012年总统选举之后的俄罗斯政治生态发展趋势》，载《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2期。

概念在描述普京体制时可能更为直接明确。其实，“可控民主”在叶利钦时代即已出现，它是与1993年俄罗斯新宪法相伴生的，可以说是炮打白宫的直接后果；“在‘可控民主’系统中，街头政治和公开冲突以及议会的政治激情都被排除在外”，“一个稳定系统的‘反激情过滤器’被构建起来”<sup>①</sup>。俄罗斯总统的权力超过西方总统的权力，显然，它是这一系统的保障。但是“可控民主”这一概念在当时应者寥寥，民主的“可控性”因为政治乱局和社会衰败而没有得到积极的体现。2000年普京执政后，将政治和社会稳定视为当局的首要任务。“可控民主”被俄罗斯学者再度提出，并且得到了社会的积极回应。当局打压金融寡头、整顿寡头控制的媒体，很快就收到了“可控性”的初步效果。随后不久，普京借别斯兰事件之机建立起垂直权力体系，俄罗斯真正实现了所谓“可控民主”，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此后普京每年的成绩单上，“政治和社会稳定”都位列榜首。

普京的第二个任期开始不久，“可控民主”被“主权民主”所取代，虽然“主权民主”主要是用来回应外部世界的，其中心词是“主权”而非“民主”，但是它的核心在于国内的稳定，不能出现给“颜色革命”以可乘之机的破绽。因此它与“可控民主”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俄罗斯特色的民主形式。“可控性”不仅来自于宪法和法律等制度性安排，而且也来自于行政权力的非制度性操控。在“灰衣主教”苏尔科夫的政治操作中，刚性手段与柔性手段交相运用，新旧政治模型轮流置换，甚至自相矛盾的各种姿态也能毫无违和地拼接在一起。这种政治运作策略制造出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后现代政治的“秀场”<sup>②</sup>。但是这种所谓的后现代政治运作始终无法回避其核心的问题：对政治稳定的片面追求必然会导致政治停滞，人为的“可控性”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稳定。“梅普组合”期间，梅德韦杰夫从“统一俄罗斯”党在当局的庇荫下一党独大的事实发出了“政治停滞”的警告，并且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的倡议和计划，希望改变这一局面。而帮助普京制造了稳定局面的苏尔科夫，他在2011年年底离开总统办公厅时曾一语双关地说：“稳定将吞噬自己的孩子。”<sup>③</sup>

<sup>①</sup> Власти, эмоции и протесты в России. Глеб Павловский о переходе от " управляем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к неуправляемой. 01. 07. 2014. <http://gefter.ru/archive/12661>

<sup>②</sup> 张昕：《俄罗斯的再政治化：从“苏尔科夫模式”到“普京原则”》，载《文化纵横》2015年第4期。

<sup>③</sup> Сурков об отставке: стабилизация пожирает своих детей, слишком одиозен для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нового мира. [https://www.gazeta.ru/news/lenta/2011/12/27/n\\_2149449.shtml](https://www.gazeta.ru/news/lenta/2011/12/27/n_2149449.shtml)

2011 年年底和 2012 年年初俄罗斯所爆发的抗议运动并没有动摇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但它对普京体制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俄罗斯某些政治学者甚至认为“可控民主”到此正式结束，已经转向“不可控”<sup>①</sup>。这种观点是就街头政治的重新兴起而言的，有些过甚其词，从效果来看，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仍然操控在当局的手中。自 2012 年普京重新登台之后，俄罗斯当局加强了政治和社会控制，通过“精英国有化”重新一统精英队伍，通过出台更严格的法律措施，大幅缩小体制外反对力量的空间。这个趋势，随着其后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有增无减。不仅反对派，而且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其活动空间也越发逼仄。

近几年来，“混合体制”这一概念在俄罗斯政治学圈中用得越来越多，用以描述和评价当前俄罗斯的政治体制。2015 年年初，俄罗斯政治学者 E. 舒尔曼撰文认为，俄罗斯当前的政治体制是“混合体制”（гибридный режим, гибрид），即同时具有威权主义体制和民主体制的特征，其中选举制、多党制和议会制等民主因素只是表面的和装饰性的，而实质上则是威权主义<sup>②</sup>。舒尔曼总结说，对于这样一个中间性的体制，学者们主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待并且给出自己的判断：从民主制度的这个角度看，它是“有缺陷的民主”、“非自由主义的民主”、“有问题的民主”；从威权主义角度看，它是“有优点的威权主义”，即“竞争性的威权主义”或者“选举威权主义”。因此，拥有合法的多党制并且进行定期的选举，是区分“混合体制”与“纯威权主义”的边界，至于政党之间是否进行正常的竞争，以及选举之中是否具有大量的违规现象，则并不是最重要的。从俄罗斯的情况看，存在程度较高的腐败现象，尤其是在司法系统和选举中；司法系统缺乏独立性；政府不对议会负责；行政权力力求控制媒体但不可能彻底掌控；限制公民自由，尤其是采取集体行动的自由，如参加公共集会和社会组织，等等，这些都是“混合体制”的表现。目前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作为一种过渡形式的“混合体制”，是向稳定的民主方向发展还是向纯粹的威权主义发展，或者它本身就是一种自主的稳定的政治制度形式。舒尔曼认为，“混合体制”相当稳定，同时也不稳定。它可能缓慢地向民主制发展，也可能向专制方向发展，甚至可能成为失败国家，发生系统性的崩溃。

---

<sup>①</sup> Власти, эмоции и протесты в России. Глеб Павловский о переходе от "управляем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к неуправляемой.

<sup>②</sup> Екатерина Шульман, Какой в Росс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режим? 21 января 2015. <https://meduza.io/cards/kakoy-v-rossii-politicheskiy-rezhim>

2017年年初，舒尔曼的“混合体制”论在俄罗斯政治学界引发了争论，一些学者并不同意她的观点，甚至一些政坛人士也加入了论争。反对者认为，应该从政治体制的内部而不是从外部来判断这个体制的属性，普京体制中没有“混合性”的因素，它的主要特征是：（1）政治权力垄断在“政治阶级”手中。总统及其办公厅控制着绝对权力，而“政权党”是与权贵－官僚机构合为一体的。（2）选举制由权力轮换机制变成了自我生产机制，真正的反对派被视为敌对势力。（3）体制对媒体进行政治审查，可以说是垄断。（4）立法的主要方向是设置新的禁令和限制，妨碍宪法权利的落实；将所谓的“国家利益”绝对地置于个体利益之上，“安全”概念成为最高价值。（5）没有独立的司法。（6）公众对国家的重大决策并不知情。（7）当局把国家变成了“围城”——外部是敌人，内部是敌人资助的“叛徒”和“第五纵队”，等等<sup>①</sup>。

综上所述，经历了17年的执政长周期后，普京所构建的体制，不论是所谓的“普京主义”，还是“可控民主”，或者是“混合体制”，都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自洽的稳定结构。在这个稳定结构的形成过程中，有三个重要的节点。首先是别斯兰事件，普京借这个事件完成的垂直权力的构建；其次是2011～2012年的民间抗议活动，普京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最后是乌克兰危机，普京通过合并克里米亚，继续强化内部的统一性，消除政治体制所面临的风险。这个过程也显示出普京体制的一些特点。

首先，这个体制是具备了一些民主元素的威权体制，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弹性，当局基本上通过制度性的安排而非纯粹的暴力方式进行政治管控和社会治理。但是从三个阶段的发展来看，政治和社会控制越来越严，各种法律的出台不断地收缩体制外力量的活动空间。因此它的弹性越来越小。虽然实行多党制，通过定期的选举实现体制的更新，但是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这只不过是“选举专制”，其更新不过是执政精英的内部循环。在阶层固化不断加剧、精英流通愈加不畅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日益僵化。

其次，俄罗斯历史上的改革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尽管目前俄罗斯经济裹足不前，外部环境恶劣，但是上层缺乏改革的动力。尤其是在经历了叶利钦时期的动荡之后，普京及其执政精英以政治稳定为优先目标，因此认为动力的缺乏是体

<sup>①</sup> Гибридный или авторитарный? Политологи спорят о режимах России и Украины. <https://www.znak.com/2017-01-06/>

制的优点而非风险。这也反映出整个体制缺乏应对变化的心理准备。事实上，当局对改革可能出现的后果的恐惧，远远超过了对经济持续停滞的后果的恐惧<sup>①</sup>。

第三，虽然当代俄罗斯缺乏苏联时代的意识形态架构，没有深入社会各个角落的“毛细管”组织系统，但是普京成功地借用俄罗斯传统价值中的强国主义和爱国主义以及东正教理念，构建起新保守主义价值观，不仅加固了政治体制，而且也加固了自己的“强人”地位。目前来看，普京执政的合法性已经与经济发展和民众福利的提高暂时脱钩。

## 二 政治冷漠中的社会求变心理

自从 2014 年 3 月俄罗斯将克里米亚纳入自己的版图后，普京的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保持在 80% 以上。这种高支持率现象，其深层原因是自乌克兰危机以来，普京已经成为俄罗斯国家的象征和符号，正如时任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的沃洛金所言，“有普京——就有俄罗斯，没有普京——就没有俄罗斯”<sup>②</sup>。沃洛金将普京与俄罗斯等同起来，其实这并不完全是谀词，它是俄罗斯当前社会观念的反映。普京在吞并克里米亚中所显示的果断，在与西方对抗中表现出来的强硬，以及对叙利亚问题的积极介入，满足了俄罗斯人对昔日光荣历史的想象。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研究员科列斯尼科夫用政治神学来解释这种现象，认为中世纪“国王的两个躯体”学说正好可以借用过来。根据这种学说，“国王的两个躯体”分别是生理躯体和政治躯体，而国家权力体现在国王的政治躯体中。当亲近克里姆林宫的人士说出“普京娶了俄罗斯”的话时，实际上是在重复“国王与国家结为夫妇”的老调。80% 的人支持普京，他们实际上支持的是“国王的政治躯体”，支持的是俄罗斯<sup>③</sup>。同时，经过长期的执政，普京在民众的意识中，也已经与历史上的沙皇或者苏联时期的总书记形成某种关联。即使普京在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方面并没有真正的建树，但内部的“合法性”被转移到了外部，民族主义、强国主义等议题掩盖或替代了其他议题，成为他与俄罗斯社会的“契

---

<sup>①</sup> Андрей Колесников, В ожидании четвертого срок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режим за год до выборов. 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апрель 2017 г. <http://www.carnegie.ru>

<sup>②</sup> Володин отождествил Россию и Путина, 22 октября 2014. <https://lenta.ru/news/2014/10/22/waldai/>

<sup>③</sup> Андрей Колесников, В ожидании четвертого срок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режим за год до выборов.

约”。因此，普京在 2018 年继续担任总统是毫无疑问之事。

虽然 80% 目前已经成了俄罗斯媒体和社会的口头禅，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俄罗斯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漠心理。政治冷漠可以从公民的投票率上反映出来。在 2016 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中，投票率不足选民半数（48%），如果当局不是未雨绸缪，提前修改了选举法，选举结果将是无效的。在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中，美国的投票率较低，但 2016 年美国大选的投票率为 55%，欧洲国家较高，如德国议会选举投票率高达 76%。俄罗斯选举中的低投票率与其国内的民族主义热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列瓦达中心在 2017 年 12 月中旬的民调结果显示，2018 年俄总统大选的投票率将创新低，只有 58% 的选民表示将前去投票，其中 28% 的人确定会去，30% 的人可能会去<sup>①</sup>。而在 2012 年的俄总统大选中，投票率为 65.34%。俄总统办公厅将 70% 的投票率以及 70% 的支持率列为自己的目标，并且将投票日精心安排在克里米亚入俄的 3 月 18 日，目的即是为了提高投票率。全俄民意调查研究中心主任 B. 费多托夫说：“重要的不只是胜利，还有胜利的质量。”<sup>②</sup>体制外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禁止参加大选后，一方面号召民众抵制大选，另一方面计划招募 5 万至 7 万志愿者监督投票率的统计，目前已招集到两万多人<sup>③</sup>，目的是为了降低大选的合法性。

俄罗斯社会存在普遍政治冷漠与目前的政治系统直接相关，民众对政治系统的信任度普遍较低。美国比较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将政治系统分为三类，即当局（the Authorities）、政治制度（regime）和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sup>④</sup>，据此，民众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也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对政治精英的信任、对政治制度的信任以及对政府的信任。由于官员贪腐盛行，俄罗斯民众除了对普京等少部分精英持肯定态度外，对政治精英的总体评价比较低，信任度较为有限。由于近年来俄罗斯经济下滑，民众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对政府的信任度也不断下降。2016 年国家杜马选举之后，列瓦达中心所做的民意调查表明，对政府的信

① Директор "Левада – центра" Гудков заявил, что явка россиян на выборах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в 2018 году может стать рекордно низкой. 13 декабря, 2017. <http://gordonua.com/>

② Кремлю нужна явка: годится и Путин со свечой, и "танцы в трусах". 26 января 2018 г. [https://www.inopressa.ru/article/26Jan2018/inotheme/putin\\_obzor\\_26.html](https://www.inopressa.ru/article/26Jan2018/inotheme/putin_obzor_26.html)

③ Навальный начинает кампанию по бойкоту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х выборов. <https://m.vedomosti.ru/politics/articles/2018/01/14/>

④ [美]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9 页。



任度达到了五年以来的最低 (26%)，对国家杜马的信任度降到了 22%<sup>①</sup>；而全俄民意调查研究中心的一份数据则表明，民众信任程度较高的依次为军队、教会和大众传媒<sup>②</sup>。由于俄罗斯的政治系统愈趋封闭，普通民众除了投票基本上被排除在权力体系之外，也助长了政治冷漠心理的形成。此外，克里米亚效应所带来的民族主义激情正逐渐退却，代际因素的逐渐凸现，也是政治冷漠形成的重要原因。

与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漠相对照，俄罗斯民众的求变心理开始变得强烈。经历了多年追求稳定的心理定势后，这种求变的趋势从 2016 年底显露出来。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做的一份调查表明，许多俄罗斯人已经不再安于现状，认为国家需要重大变革、需要政治和经济改革的人在近五年中增长了 16%，在 2017 年春天达到了近年来的峰值 44%，在 18~30 岁之间的年轻人中，赞成变革者与安于现状者分别为 55% 和 45%<sup>③</sup>。卡内基中心 2017 年 12 月所发布的一份报告，其结果也与此类似：42% 的人赞成大规模的决定性的变革，另有 41% 的人赞成实行普通的变革，以实现局势的逐步好转<sup>④</sup>。当前俄罗斯社会的求变心理中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

(1) 求变人群的分布。就一般的规律看，贫困者希望极端的变革，生活富裕者更多地希望渐变；年轻人多希望大变，年长者往往安于现状；大城市居民希望变革，而边远地区和小城镇居民希望稳定；自由职业者多求变，而固定职业者和公职人员多求稳，等等。在赞同大规模决定性变革的群体中，两类人比较突出，一是所谓的“失意者”，年龄段一般在 55 岁以上，受过中等专业教育，勉强维持温饱，大部分生活在 10 万人以下的城市，这类人的比例近年来增加了不少；二是“自由派和民主派”，人数大约在 10%~15%<sup>⑤</sup>，在纳瓦尔尼的支持者中，他们占的比例较大。根据民众的印象和经验，希望变革的人中，前五位分别为：年轻人、贫困层、中产阶级、退休人员、其他阶层居民；而不想变革的人中，前

① Доверие к властным институтам после выборов резко снизилось – " Левада – центр" . <https://www.vedomosti.ru/politics/articles/2016/10/13/660744-doverie-vlastnim-institutam>

② Защитники родины вне конкуренции. 16. 12. 2016. <http://www.profile.ru/obsch/item/113758-raskhod-doveriya>

③ Петухов В. В.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озможна ли вторая попытка? // Поли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7. №5.

④ Волков Д., Колесников А. Мы ждем перемены. Есть ли в России массовый спрос на изменения? 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декабрь 2017 г. <http://www.carnegie.ru>

⑤ Волков Д., Колесников А. Мы ждем перемены. Есть ли в России массовый спрос на изменения?

五位分别为：官员和官僚、寡头和大商人、地区精英、普京及其身边人、强力机构人员<sup>①</sup>。

(2) 求变的内容，即希望在哪些方面看到变化。相对于“变革”、“改革”和“现代化”等内涵更为明确的概念来说，“变化”是一个涵义较宽且不明确的概念。它虽然有些抽象，但是普通民众在生活中却能切实地感知到。因此，大部分人首先希望通过改革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生活品质，加强社会保障、保证社会公正，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医疗卫生及教育质量，打击腐败。近年来俄罗斯经济下滑，对居民生活水平影响明显，即使是那些家庭条件较好的人，也希望国家增加福利支出，同时调节和控制物价的上涨，这说明不满现状比较普遍。

除了民生与社会领域，政治领域中的求变也是重要内容，如主张司法改革、选举制度改革、国家提供优质服务等等。2014年9月，整个俄罗斯社会的所谓“克里米亚效应”达到了巅峰，普京支持率急剧增加，但是俄罗斯人对民主的看法即使在这个时候也是肯定者居多。列瓦达中心的民调显示，在“俄罗斯是否需要民主？”这个问题上，62%的俄罗斯人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只有24%是否定的；民意基金会的另一项调查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果<sup>②</sup>。不过在采用何种民主模式方面，大部分俄罗斯人倾向于符合俄罗斯传统和国情的特色模式，主张西式民主或者回到苏联模式的都很少。同时，由于政治领域的相对专业性，大部分人对改革的思路 and 方向并没有清晰的概念，也不清楚为改革现状需要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3) 求变的方式，以及由谁来引领变革。尽管民众对当前俄罗斯的选举制度多有诟病，但大部分人依然认同选举的合法性，认为不能因为实践中的缺陷而否定其价值；认为选举是变革的主要工具，人们应该把那些可以提供合适改革方案的候选人推向前台。在这一点上，生活条件较好的人，认同度更大。在能够提供改革方案的主要政治人物中，普京仍然排在首位（25%），其他人的认同度都不超过10%，纳瓦尔尼也是其中之一，虽然声望不高，但还是被寄予改革的期望。

在俄罗斯民众求变心理逐渐强烈，而当局加强社会控制的大背景下，近年来

<sup>①</sup> Волков Д., Колесников А. Мы ждем перемены. Есть ли в России массовый спрос на изменения?

<sup>②</sup> Цит. по Петухов В. В.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озможна ли вторая попытка?

俄罗斯社会中重新兴起的抗议运动令人注目。2011年末和2012年初，以国家杜马选举和总统大选为契机，俄罗斯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但是抗议运动随着普京的重新执政逐渐趋于平息，俄罗斯普通民众对抗议活动的态度似乎也有所改变。2017年2月份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67%的俄罗斯人认为集会无济于事，集会组织者在向有关政府部门递交申请时，都怀疑能否找到参加者<sup>①</sup>。但就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俄罗斯近两年来的社会抗议活动不断增多，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规模最大的两次发生在2017年3月26日和6月12日，其中3月底的抗议示威活动蔓延到全国上百个城市，组织者都是著名的体制外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这两次抗议活动具有政治性质。此外，还有大量非政治性的社会抗议活动和行业性抗议活动，规模较大的如圣彼得堡教堂事件抗议活动、莫斯科反拆迁运动、卡车司机罢工事件、鞑靼斯坦储户抗议以及新西伯利亚市政抗议等。这些具有维权性质的社会抗议活动往往是自发性的，但纳瓦尔尼利用民众的心理趋向，竭力将社会性抗议纳入到政治抗议中来。3月18日，新西伯利亚的市政抗议活动本来是当地人组织的，纳瓦尔尼加入后，抗议人数大增。5月中旬，莫斯科爆发了抗议拆迁“赫鲁晓夫楼”的运动，事先得到了莫斯科市政厅的批准，参加人数将近两万。集会组织者虽然强调这次活动与政治无关，纯粹是关于社会问题的诉求，但是纳瓦尔尼加入后，要求市长索比亚宁辞职的口号逐渐在游行现场成为主流声音，抗议活动甚至短暂地发展到要求普京下台。

与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相类似，俄罗斯的社会抗议活动同样具有民粹主义性质，也具有反建制、求公平的特点。在政府充分利用民族主义加强合法性的同时，民粹力量也在利用俄罗斯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和民众的情绪向政府发难。而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本人被一些观察家看作是“又一个叶利钦”<sup>②</sup>。俄罗斯官方认为抗议活动不会对现有政治秩序产生任何冲击，抗议活动无疑会消解俄罗斯的政治秩序，肯定会影响到大选之后俄罗斯的政治发展。

---

<sup>①</sup> Россияне не верят в митинги. 21 февраля 2017. <http://actualcomment.ru/rossiyane-ne-veryat-v-mitingi.html>

<sup>②</sup> Дмитрий Гребенников, Навальный как новый Ельцин? 19 июля 2013. [http://www.bbc.com/russian/blogs/2013/07/130719\\_blog\\_official\\_navalny](http://www.bbc.com/russian/blogs/2013/07/130719_blog_official_navalny)

## 结 语

普京执政期间曾经推出过三次重大的现代化方案：2000年其执政伊始的“格列夫计划”、梅普组合期间当代研究院提出的现代化方案，以及专门为其第三任期所制定的2020战略。但是这些战略要么未及铺开就夭折，要么中途而废，要么并没有得到落实。在普京的最后一个任期中，他还有心力再推出一个改革计划吗？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瓦列里·索洛维说，2018年的大选，不仅仅关乎未来，也是关于一个时代的结束<sup>①</sup>。一段时间以来，接近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分析家，甚至总统办公厅的一些政治顾问，认为普京在其团队中担任平衡者的角色，他的身边有诸多的“摄政者”<sup>②</sup>；普京甚至早就萌生退意，但俄罗斯的政治结构需要他，他无法主宰自己的进退。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属实，但普京在他的最后一届任期中，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进退，而且更要考虑整个政治系统的连续性问题。2021年则是一个坎，可以称之为“2021陷阱”<sup>③</sup>。因为2021年俄罗斯将举行新的国家杜马选举，政党体系将出现重组。作为“政权党”的“统一俄罗斯”党一直具有强烈的依附性，在新的领导人出现以前将何去何从，还存在着很多变数。其次，普京是否会对他所构建的体制进行重大的改革。如果无所变化，因循旧制，则可能出现所谓的“制度诅咒”，加重社会的不满；如果采取重大举措，则很可能遭遇来自精英层的强大阻力。再次，随着2024年的迫近，普京必须就接班人的问题向精英层发出明确的信号。普京的团队并非铁板一块，内部的纷争一直非常激烈，在普京的最后任期中，政治精英将争夺关键的权力职位，基本完成代际更替，而接班人则是重中之重。因此，如何跨越“2021陷阱”，关乎后普京时代俄罗斯的发展。

（责任编辑 胡 冰）

<sup>①</sup> Мария Георгиева, "Путин устал от России и смотрит в другую сторону" .

<sup>②</sup> Глеб Павловский, Осень политика. Путин в эпоху коллективного регентства. <http://carnegie.ru/commentary/experts/1110>

<sup>③</sup> Андрей Колесников, В ожидании четвертого срок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режим за год до выборов.